



草莽芳华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

4

草莽芳华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4



版权登记图字 07—1996—079

草莽芳华(全四册) CAOMANGFANGHUA 台湾·云中岳 著

责任编辑:邢爱光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人民大街170号)	787×1092 毫米	32 开本	33.75 印张
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	1996 年 11 月第 1 版	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	818 000 字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印数:10 000 册	定价:32.50 元	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四十二 巫去僧来

雾中花伤势不轻，服下了灵丹妙药仍不能起身。她在内房养伤，一名仆妇带着彭刚恭立在房外，隔着门帘向小姐请安。虽则珮芝姑娘在内请他入室，他却不敢入内，在外请问小姐受伤的经过。

雾中花将恶斗的经过说了，最后说：“彭刚，目下全宅的人，皆倚你了。你这次到孟津，可碰上鲁老前辈？”

彭刚钢牙挫得格支支地响，恨声道：“想不到玉箫客竟是这种阴险恶毒的卑鄙小人，属下非找他不可，这狗东西可恶。巧手鲁班已经来了，目下在前厅与萧大叔话家常，小姐受伤他不便前来致候，着属下致意。”

“来了多少人？”

“就他老人家一个人。”

“哦！今晚咱们恐怕难逃大劫，你去把情形告诉他老人家，请他老人家拿定主意，去留不可勉强。”

“是，属下就与他老人家商量。”彭刚恭敬地说，立即告辞外出。

前厅，主人萧宗慈已将近来的变故说了。巧手鲁班一见彭刚出厅，便淡淡一笑道：“彭贤侄，今晚宅内的安全，由老朽负责。至于妖巫以外的人，贤侄得辛苦些，不知你能挡得住玉箫

客么？”

“小侄希望他来，这畜生该死。”彭刚愤怒地说。

“彭姑娘伤势如何？”

“还好，内外伤虽相当严重，但已无妨。”

巧手鲁班离座而起，笑道：“那么，咱们该准备了，时辰不多，早些准备还来得及。”

全宅一阵好忙，三更初方一切停当。

雾中花的房中，分为左右二榻，左是雾中花，右是弓贞儿。

雾中花的床上，放置一只巨大的荷花缸，她半躺半坐安顿在缸内。缸口放着一只笥箕，上面再反盖上九只又大又厚的大铁锅。顶端，点了一根外表涂墨的小烛。

弓贞儿盘坐在榻上，头顶有一块磨刀石压住发髻。脖子上，绕着一圈三寸宽的桃木刨花，薄仅一分，全长三尺，匀称光滑，一看便知出自巧手名匠之手。

巧手鲁班端坐在房中央，身旁放着他的木箱，身左身右，各放了一只作木工用的三脚架，身前，一只大脸盆内盛满了墨水。身后，竖了一根木桩，桩顶的横木上，蹲着一只大雄鸡。

门窗皆虚掩着，唯一的火光，是雾中花头上锅底放置着的黑色小烛，静静地发出朦胧的光芒，显得整座绣房阴森森鬼气冲天。

巧手鲁班在闭目养神，神色平静如同老僧入定。

三更正，天井中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片刻便形成一条旋风柱，把天井中的落叶刮得团团转，枯叶擦地声令人闻之毛发森立，不寒而栗。

窗门转响，一道黑气突从窗缝中透入。

小烛火焰摇摇，开始拉长，最后变成暗绿色。

只瞬间，青光随黑气涨大，开始绕着小烛旋转，暗绿色

的小烛火焰亦随之扭动闪耀。

青光与黑气愈旋愈快，突然内聚。“嘎……”一声令人牙酸肉紧的怪声传出，火星飞溅。

覆盖在上面的第一口大锅，被青光刮掉了，除了剩下的五寸大小的锅底心之外，其余全成了碎铁屑。

三尺口径的大铁锅，只剩下五寸大小的锅底心，上面的小烛火焰一阵跳动，但竟未熄灭。

黑气与青光上升，绕室旋舞，片刻即穿窗而出，小烛的火焰即恢复原状。

躲在缸内的雾中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骇然道：“鲁老伯，妖巫走了么？”

“不要说话，来的不是妖巫。”

“是何妖物？”

“妖刀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千万不可说话，妖刀即将去而复回，不沾血是不会退走的。来了。”

黑气裹着青光，果然穿窗复回，毫不迟疑地旋向铁锅重施故技。

先后八次进出，刮掉了八口大铁锅。

当第八口锅被毁，妖刀出窗的瞬间，巧手鲁班取出一只木杓，舀一杓墨水向第九口锅浇去。

青光第九次穿窗而入，一旋之下，突然绿光一闪，一声轻响，黑气倏散，青光跳动数次，逐渐缩小，蓦地跳落在床上，像一条突然离水暴露在阳光下的泥鳅，急剧地跳动颤抖，最后跳落在床下。

巧手鲁班取出一把大钳，夹起泥鳅似的青光，冷笑一声将

其投入墨水盆中，冷笑着自语道：“一盛二衰三竭，连来九次，未免太不量力了。但你会死心的，来吧！”

窗外突传来紧急的狂风声，窗门低开。

金芒耀目生花，同时响起一声震耳霹雳。

小烛的光焰跳动数次，居然仍未熄灭。

弓贞儿头顶的磨刀石，炸爆成一阵石屑。她泪下如雨，惨然地叫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好狠心，徒儿破你老人家的大法？天哪！”

巧手鲁班冷冷一笑道：“丫头，你已经死里逃生，今后你自由了。天打雷劈，师徒绝义，但愿你今后改邪归正，不要用巫术害人，不然将遭天谴。你出去吧。”

弓贞儿下床大拜四拜，哭泣着出房而去。

烛光转暗，窗外一声鬼啸，飘入一团鬼火，触地便化为一个小人，身形暴长，眨眼间便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披发鬼王，头顶及瓦，双目如碗闪着青光，可怖已极，双手箕张，向巧手鲁班作势欲攫。

巧手鲁班咯咯笑，取出木箱中的曲尺说：“我来看看，你到底有多高。”

曲尺一比量，鬼王突然矮了三尺；再一量，又矮了三尺。

“咦！你只有一寸长，怎吓得倒人？”巧手鲁班一面量，一面笑说。

三量五量，鬼王真缩小成一个寸高的小木偶。

巧手鲁班一把捉住鬼王，浸入墨水中，然后按倒在地，取出一柄钉锤，一根竹钉，将鬼王木偶钉在三脚架上，笑道：“你只有这点点道行，果真是班门弄斧。”

木偶先是扭动，钉尖入木之后，流出一星血影，便寂然不动了。

巧手鲁班长身而起，脸色一变，自语道：“好妖妇，居然祭起阴煞元神，未免太毒，那就休怪老夫做绝了。”

他取出墨斗，快速地在四周打下九条线，形成一个多角形图案，把自己圈在当中。准备停当，扣指疾弹，唯一的小烛熄灭，室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房外，突刮起阵阵阴风，愈刮愈紧，最后变成狂风，门窗时开时合，砰啪作响。

狂风大作，声如万马奔腾。

无数鬼火突然飘入房中，向巧手鲁班汇聚。但异象出现了，鬼火一近墨斗打出的线外围，便突然熄灭。似乎线不是划在地上，而是构成一座无形质的墙，连顶门上空也封闭住了，没有任何空隙，不但将鬼怪挡在外面，而且逐一被消灭。

最后一团鬼火消失，狂风突然更猛烈，一道青虹穿窗而入，直射巧手鲁班的天灵盖。

巧手鲁班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口鲜血，挡住了青虹。

青虹折向穿窗飞出，一闪即没。

片刻，黑雾蒙蒙，冷气侵骨，旋风贯窗而入，响起了铁链曳地的怪声，房中似乎有不少人拖曳着铁链绕着线圈外行走。

“啪啦！”有人被三脚架绊倒了。

巧手鲁班已不再从容，浑身绷紧不住冒冷汗。

绿光乍现，是一面发着绿光的招魂幡越窗而入，虚空向巧手鲁班招展，鬼啸声刺耳。

他取出一把三分凿子，先割破中指沾上一些鲜血，开始默诵咒语，一面用凿子虚空画符，一手按住天灵盖，凿子挥动间，招魂幡挥动渐缓。

一声霹雳，招魂幡受到催动，突然以排山倒海的声势，闪电似的拂来。

巧手鲁班向下一伏，招魂幡拂顶而过。

身后木柱上的大雄鸡，鸡头突然断落。

招魂幡出窗飞逸，风声倏止。

巧手鲁班吁出一口长气，自语道：“利害，这妖巫术道行不浅呢。她已经见血，大概不会来了，该满意了吧？”

他松了一口气，拭掉脸颊上的冷汗，正想站起，突见绿虹穿窗而入，满室被映得纤毫俱现，人脸在绿光的映照下，难看已极，极感可怖，像是死人面孔。

绿虹突然涨大，先是一只细长的、鸟爪似的怪手，像是从无限远的天空上伸来，就在入窗伸向巧手鲁班短短两丈空间内，这只可怖的怪手竟从碗大变成合抱粗的巨手，五指一张，竟大有丈余，迅疾地抓向巧手鲁班。

他拔出腰带上的手斧，伸脚一挑，脸盆飞起，盆中的墨水泼向巨手，猛地大吼一声，手斧破空而飞。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入耳，似从遥远的天边传来。

万籁俱寂，远远地，传来五更的更鼓声。

巧手鲁班似已脱力，用五岳朝天的打坐式静静养神。

久久，他吃力地站起，摸索着燃亮火折子点上银灯。

手斧掉在窗台下，地下有一条平常大小的断臂，满手皱纹而苍白，指甲甚长，一看便知是老女人的手。

他移走劫后仅存的九个五寸大的锅底，揭开笊箕，将已昏了的雾中花扶出，叫道：“快取水来。”

房外响起脚步声，片刻，侍女捧来一碗水，惊叫：“老爷子，家……家小姐怎……怎样了？”

巧手鲁班苦笑道：“敌势太强，我不得不撤去禁制，弹熄她的本命烛，因此她昏了，不要紧。”

他接过水碗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口水喷在雾中花的脸上。

雾中花陡然醒来，吃惊地问：“老伯，怎……怎么啦？”

他开始收拾杂物说：“还好，妖巫已受创，不足为害了。”

“她人呢？”侍女惊问。

“不知道在何处，猜想可能在附近三里左右。”

侍女吁出一口长气，凛然地说：“原来老爷子也会法术，谢天谢地。”

他摇头笑道：“这不是法术，而是鲁班先师遗传下来给木匠弟子的防身术，说来你们不懂，也不能说，哦！去找一碗桐油来，还要一把灯草。”

侍女匆匆走了，不久与珮芝姑娘同来，取来了桐油与灯草。珮芝眼尖，骇然叫：“老爷子，窗外有一条手。”

巧手鲁班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巫婆的手。她的绰号叫独臂巫婆，这次该称为无臂巫婆了。”

侍女上前说：“我去把手臂埋了，放在房中怪可怕的。”

巧手鲁班伸手虚拦说：“动不得，鸡鸣以前，一沾人气便可以飞回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等我销了妖巫的阴煞元神，你再检去埋了。”巧手鲁班说完，取了油碗与灯草到了三脚架前。

珮芝看到了三脚架上钉的木偶，惊问：“老爷子，这是什么？”

巧手鲁班以灯草沾了桐油，一根根贴在木偶身上，一面说：“据说，妖魅怕桐油，被桐油沾上便脱不了身。妖巫以七魄附在木偶上，称为阴煞元神。如果将三魄也附上，便称为本命元神。本命元神尚具灵性，只向仇家报复而已。阴煞元神不具灵性，为恶极厉，见人必噬，极为阴毒，如不将第一个阴煞困死，尔后将七个出现，因此称为七煞逐魂，法力所及处，人畜遭殃。”

他将沾油的灯草贴满了木偶，举火焚烧。

木偶突然开始扭动，隐约可听到尖厉的怪异叫号声，但如果仔细倾听，却又一无所闻。

他吁出一口长气，苦笑道：“不是老朽心狠手辣，而是这妖巫太过阴毒，如不毁去她的阴煞元神，尔后不知她还要害死多少人。”

“妖巫这就死了么？”珮芝不胜惊奇地问。

“死不了，三魂仍在，仅七魄毁灭，她已成了个白痴废人；再加以唯一的手臂也断了，如不是碰上好心人收留她，大概活不了多久啦！”

他直等到木偶化为灰烬，方提了木箱说：“好了，你们清理房间，老朽要歇息了。”

雾中花在榻上颌首道：“鲁伯伯，谢谢你老人家。”

巧手鲁班呵呵大笑道：“孩子，别客气。想当年，你爷爷为了老朽的事，几乎跑遍了大半壁江山，老朽也未向你爷爷说半个谢字呢。呵呵！好好安心休养，不必记挂外面的事，知道么？”

天亮了，在屋外把守的彭刚也撤回了。这一夜中，他严加警戒目未交睫，却一无所觉，根本不知内院的香闺发生这种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。

巧手鲁班并未就寝，立即向彭刚说：“彭贤侄，你快带人到村北附近去找妖巫。”

“妖巫在何处？”彭刚问。

“大概在一里至三里之间，你只要向桃林或白杨附近去找，很可能找得到她。她的独臂已断，目下已成了行尸走肉。”

“哦！那又何必去找？”

“仲孙姑娘仍在她手中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”

“她不是已成了行尸走肉么？”

“但她将会凭本能返回她的巢穴。找到她之后，不可惊动她，

只要随着她走便可。记住，要带些水和食物，以防她长途跋涉，饿死渴死途中，那就无法拯救仲孙姑娘了。这里有我，你放心地去吧。”

“好，小侄这就走。”彭刚匆匆地说。

一名仆人奔入，行礼禀道：“仙人山来了两位好汉求见，一姓周一姓吴。”

巧手鲁班点头道：“请他们进来。”

彭刚粗眉紧锁，摇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他们不该来的。”

不久，两名骠形大汉匆匆入厅，为首的人行礼道：“在下周化，请见萧大爷。雾中花姑娘受伤以后，但不知谁负责萧家的安全？”

巧手鲁班请两人落座，笑道：“萧大爷昨晚劳累整夜，今早才获得歇息。老朽姓鲁，目下暂代彭姑娘。但不知两位前来有何贵干？”

周化神色不安地说：“敝当家今早接到洛阳传来的消息，金城四丑已经动身前来，可能是冲萧大爷而来，因此命在下前来报信，请萧大爷速将老弱妇孺撤至邻村暂避，那四个凶残恶毒的老魔，动手时如不杀个痛快是不会罢手的。”

巧手鲁班一惊，问：“你是说金墉城的四丑？”

“正是他们。”

彭刚神色凝重地问：“周兄，你们不是有大批弟兄在附近么？”

“是的，暗中保护萧家的安全。”

“你们使用标枪、长箭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难道阻不住四丑？”

“敝山的弟兄，都是敢杀敢拼的人，真要与四丑拼搏，不难

阻止他们。可是，少林十八僧已经离开了县城，可能已经来了，敝山的弟兄不怕与少林高僧拼死，只怕连累萧大爷，通匪之嫌非同小可，因此咱们必须暂且回避。敝当家不得已，派在下前来知会一声，在少林十八僧未离开附近之前，咱们的弟兄必须远离这附近了。”

“哦！这是说，咱们必须靠自己了。”

“在下抱歉。”周化歉然地说。

“好，你们撤走吧，请代向贵当家致意，谢谢。”彭刚客气地说。

“萧大爷回避的事……”

“在下即行准备。”

“那么，在下告辞了……”

话未完，萧福惊慌地奔入，惶然叫：“大事不好，少林十八僧已包围了本宅，要进来搜擒仙人寨的人，在门外坚持要请大爷出去商谈。”

巧手鲁班大惊，脱口叫：“糟！两位出不去了。”

周化脸上也变了颜色，但仍然沉着地说：“希望他们之中，没有人认得在下的身份？鲁老前辈请设法稳住他们，在下兄弟两人立即改换仆人装束，快。”

“好，你们到后面躲一躲，老朽挡他们一挡。”

巧手鲁班嘱萧宗慈兄弟至内堂暂避，不可外出，主人不出面，可从容应付，减少麻烦，进退可以自如。他偕同彭刚外出，看到门外站着两位老僧与一位脸色阴沉的中年人。

少林寺的僧人，极少在江湖走动，除了一些慕名前往礼佛的人外，很少有人见过罗汉堂十八苦行僧的庐山真面目。江湖人称他们为十八罗汉，但在少林寺中，没有人会自称罗汉的。巧手鲁班曾经到过少林，因此认识这两位有道高僧。他并不知萧

家以往所发生的故事始末，所以沉得住气。

为首僧人似乎不认识巧手鲁班，首先稽首道：“老衲宏光，偕师弟宏志与惠龙城施主，打扰打扰。”

巧手鲁班呵呵笑，回了一礼说：“大师来得不巧，萧大爷染病在身，未克迎客。如果大师有事，何妨对老朽言明？老朽姓鲁，在萧家尚可作得了三分主，但不知大师有何见教？”

宏光大师毫无表情地说：“鲁施主既然作得了三分主，老衲只好言明了。昨日听说尊府发生意外，仙人山的一群匪盗，竟然出现尊府，屠杀一群来自洛阳的人，不知有否其事？”

“有这么一回事……”

“那好，老衲此来，施主想必明白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请将那些匪盗强徒唤出，老衲要将他们捕送官府治罪。”

巧手鲁班脸色一变，不悦地说：“大师差矣！你这是什么话？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不沾尘俗与世无争，擒捕匪徒岂是出家人所应为？”

中年人惠龙城冷笑道：“阁下，听你的口气，像是说道理来的。”

“咦！你的话委实惊人，如果世间的人都不讲道理，岂不成了禽兽世界？”

惠龙城冷哼一声，沉声道：“要讲理，那天你就应该与玉箫客讲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？咱们已抓住萧家通匪的确证，今天已不容许你们狡辩了。让开，咱们要进去搜。”

“搜？搜什么？”

“搜仙人山的匪徒。”宏光木无表情地说。

“大师是否太霸道了些？”巧手鲁班愤然问。

宏光老脸一红，说：“我佛慈悲，事非得已，施主海涵。”

“大师真要搜？”

“是的，施主恕罪。”

“如果老朽拒绝……”

“那就恕老衲无礼了。”

巧手鲁班尚想凭三寸不烂之舌相阻，彭刚已大为不耐，冷笑道：“和尚，你未免欺人太甚了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惠龙城沉叱，戟指道：“你，一脸贼相，虽则你脸上并未刻上匪字，但一看就知不是善类。哼！说不定你就是仙人山的悍匪之一。宏光大师，不要与他们多费唇舌了，闯进去，谁阻挡谁就是匪徒，先擒下他。”

巧手鲁班忍无可忍，仰天厉笑道：“惠龙城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在洛阳，你夺魂钩惠龙城顶着前中州镖局西路镖头的招牌做幌子，为非作歹招摇撞骗，确不是什么善男信女。也只有你这种人，才能与玉箫客那种假侠义之名，干无耻勾当的武林败类臭味相投。哈哈！你们这种行径，与登门抢劫的匪徒有何不同？”

宏光念了一声佛号说：“施主的话说得义正词严，可是掩不住贵宅藏匪类的事实。请让开，老衲要进去了。”

巧手鲁班当门而立，沉声道：“那么，大师必须击倒老夫，不然休想越雷池一步。大师一意孤行，少林寺恐怕难逃公道。”

宏光神色肃穆地说：“老衲此来，一肩承担一切后果。我佛慈悲，施主让路。”

声落，立掌当胸向外徐吐，迈步而进。

巧手鲁班来一记“脱袍让位”，接手化招，用卸字诀想引卸对方按来的内家掌力。

少林绝学果然不同凡响，这一掌具见功力。一般人皆误认少林是外家，出招吐气开声讲求功架。其实拳法并无内外，仅

技巧不同。少林拳法由于流传甚广，源远流长，但外传的拳技，仅是一般的健体防身技艺而已，真正的绝学只限传该寺的有根基僧人，所谓伐毛洗髓术、易筋经、达摩剑术、隔山打牛百步打空的神拳，岂能算是外家功夫？少林寺往昔僧众上千，本朝对僧道诸多限制，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，各府州县只许保留古老的大寺观，僧道人数限制甚严，府不得超过四十，州三十县二十。男非年届四十，女非年届五十，不得出家。二十八年，令天下僧道赴京城考试，考试及格方发度牒，不及格者勒令还俗。凡是年未滿四十的和尚，未滿五十的尼姑，官府捉住这些人，不但本人遭殃，住持方丈更是丢掉脑袋。这一来，少林只剩下百十名弟子，而且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高龄僧人。要不是少林是天下闻名的大丛林，恐怕也只能拥有四十僧侣。幸而永乐皇帝登基，从侄儿手中夺得江山，曾获佛门弟子道衍策谋，登基之后，僧道的禁令渐松，但天下的寺观，仍不许有幼年的僧道，小和尚道士，在各地绝迹。

少林僧侣目下增加至三百余人，由于只能暗中收一些有根基的少年为徒，因此少林绝学渐有失传的趋势。即使在元朝僧侣最盛期，僧人上千，而真正获得少林真传的人，也为数不多。

罗汉堂十八僧，皆是年届花甲以上的所谓高僧元老，都是些坚苦卓绝面壁参修的苦行僧，也是少林绝学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。宏光这一掌，其实只用了五成劲，而且志不在伤人，意在推开巧手鲁班而已。

巧手鲁班当然知道宏光了得，怎敢大意？因此只用卸引的招术化招，不敢硬接。

劲道斜向相接，巧手鲁班突然收不住势，向右后方踉跄撞出，“砰”一声撞在门柱上，几乎摔倒。

宏光迈步而进，举步跨越两尺高的门限。